



四星将军

四 星 将 军

〔美〕拉迪拉斯·法拉戈 著
黎 导、黃 澄 譯

花 城 出 版 社

编辑者 花城出版社《译海》编辑室
责任编辑 苏炳文
装帧设计 苏家杰

四 星 将 军

[美] 拉迪拉斯·法拉戈著
黎 导、黄 澄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湖 南 省 岳 阳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1插页 245,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100册

书号 10261·628 定价：2.10元

致 谢

为本书所搜集到的新素材，其内容之丰富以及其来源之不易使我大为惊讶。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按原定计划完成本书的原因。我原打算用两年时间，后来实际上所花的时间更多——用了五年功夫，才把《四星将军》一书写成。这期间，我在德国度过了许多个月——我追随将军的足迹到过巴特特尔茨；到过巴特瑙海姆；可以说到过他的床前——海德尔堡，并在曼海姆附近的凯菲尔特召唤过他的阴魂。

最后，我终于设法把他临终之年的事迹串联成了一件我所期望的、完整的、公正的、匀称的镶嵌工艺品。本书全 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成的，主要依据纪实材料并以访问所得作为补充，而不是用访问记代替纪实材料。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存放在美国陆军副官署署长办公室里的巴顿将军的第201号卷宗和沃尔特·L·多恩教授的女儿埃伦·多恩·沃伯顿太太所保存的教授的私人文件。

因此，我必须感谢沃尔德马·A·安德森先生。由于他的协助安排，我得以查阅有关巴顿将军的官方卷宗。我也必须衷心感谢沃伯顿太太。她欣然同意从华盛顿一座楼房阁楼上把她保留在一个破旧皮箱里的文件拿出来。这里面还有她父亲在1961年去世前不久已写好但尚未不及发表的手稿。它有一个奇特的名称，叫做“尚未结束的清洗”。皮箱里还藏

有多恩教授关于他和巴顿将军发生历史性冲突情况的笔记。我也十分感激西德埃森大学的卢茨·尼泰默教授。承蒙他指引，我找到了沃伯顿太太。教授还让我拜读了他的关于多恩教授1945年在德国活动情况的早期研究成果。

在我写此书的准备过程中，曾热情地给予我非常可贵帮助的个人还有(按名字的字母顺序分列如下)：1942—1946年在美国陆军医疗队服务过的医生艾布拉姆·J·阿贝洛夫上校；美国设在卢森堡的“战斗纪念碑委员会”副主任赫雷利·阿克曼斯；1943—1945年曾在美国陆军第三军服务过的历史学家霍利斯·阿尔伯特；医学博士塞缪尔·阿特金；1945年曾在第八一八宪兵连队服务过的参议员彼得·K·巴巴拉斯中尉；1945年驻德国海德尔堡的美国陆军第七集团军第一三〇驻地医院指挥员劳伦斯·C·鲍尔上校；过去曾在美国陆军服务过，现已退休的亚伯拉罕·L·鲍姆少校；维克托·M·伯恩斯坦；曾在美国陆军服务过的历史学家、美国陆军第三军《巴顿文稿》的编辑马丁·布卢门逊少校；美国肯塔基州诺克斯堡城巴顿博物馆主任菲利浦·M·卡瓦诺；1978—1979年在第一三〇驻地医院服务过的指挥员霍勒斯·B·克拉克森上校；华盛顿国家档案局军事档案分局副主任威廉·F·坎尼夫；1945年曾在美国第三集团军当过首席新闻长官的E·C·(厄恩尔)·戴恩；1978—1979年在第一三〇驻地医院服务过的行政长官马乔里·埃廷格中尉；医学博士查理斯·费希尔；1945年曾在美国陆军第三集团军服务过的新闻副官保尔·高蒂亚中尉；过去曾在美国陆军服务过，现在已退休的霍巴特·R·盖伊中尉；1945年驻德美军情报长官刘易

斯·弗雷德里克·吉特勒(已故)；联邦德国巴特霍姆堡的法官霍斯特·冯格森纳普；美陆军退休军官保尔·D·哈金斯将军；1945年曾在第一三〇驻地医院服务过的外科主治医生保尔·S·希尔上校；卡尔·莱文；弗兰克·厄尔·梅森(已故)；1943—1945年的美国陆军准将、参谋部秘书和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军事助手弗兰克·麦卡锡；联邦德国埃森大学罗尔夫·纳茨马教授；1944—1946年曾任驻德美军情报主任、1950—1955年任政治学校及社会研究新学校教务长的索尔·K·帕多费主任；美军战斗纪念碑委员会高级长官戴维·J·帕克特；巴顿博物馆馆长约翰·M·珀迪；纳粹年轻军官学校最后一个校长、党卫军上校——理查德·舒尔策；医学博士莫蒂默·F·夏皮罗；安德烈亚斯·泽戈；哈里·P·特茨中校；赫伯特·胡佛图书馆馆长托马斯·塞尔肯博士；对外联络处处长弗林特·卡塞纳；赫伯特·胡佛图书馆副馆长罗伯特·伍德；霍勒斯·L·伍德林以及军史中心精明、能干、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汉纳·蔡德尔，他对我的各种要求一直持合作态度。

在准备出版本书的过程中，我十分感激麦格劳—希尔图书出版公司的高级编辑格拉迪斯·贾斯廷·卡尔先生。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所做的高质量的编辑工作是无与伦比的。副编辑莱斯利·梅雷迪恩也给本书以巨大支持和慷慨帮助。责任编辑丽塔·斯坦所付出的耐心细致和孜孜不倦的劳动是令人感佩的。

对于曾负责编辑过我那本《巴顿：严峻考验与辉煌胜

利》^①一书的丰富经验的编辑顾问——我的老友亚瑟·诺伊豪萨，我要感谢他这次又把另一任务完成得这样好。我还要感谢负责打字工作的伊莎贝拉·贝茨。在整个打字过程中，她表现出来的工作热情十分令人鼓舞。她还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我还要在这里庆祝我和马克西米利安·贝克尔的交往和友谊二十周年。他是特派的文学代表。对于我这个想入非非、喜怒无常的人，他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宽容。

对于我的妻子莱塞尔，我的儿子约翰以及我的媳妇沙伦，我的感激之情更是无法表达。他们都知道我从他们的爱戴、支持和谅解中得到了何等巨大的力量和安慰。

拉迪拉斯·法拉戈
于伦诺克斯·希尔医院

在悲惨命运的一连串嘲弄之下，巴顿将军的临终之年也和我父亲的临终之年紧紧缠结在一起。当父亲刚刚为出版商完成了本书的定稿之后，便住进了纽约城的伦诺克斯·希尔医院。开始他以为只是一般性的一系列检查而已。六个星期之后，即在1980年10月15日，他在医院与世长辞了。在举行葬礼的前两天，我写了这篇说明。

在父亲住进伦诺克斯·希尔医院的初期，我还和他一起对他随身带到医院去的材料进行最后的校阅工作。可是，检

① 《巴顿：严峻考验与辉煌胜利》：《Patton: Ordeal and Triumph》。

验一个接着一个，后来发现他患了胃癌。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其他与癌症无关的病也并发了。他受到病魔的无情包围。他在住院期间还患了轻度的中风；他的肺部充血，不断地发烧。后来他又得了痉挛性心内膜炎。从而导致了可怕的、难以想象的后果，他不能思维，眼睛失明，也不能挪动。象巴顿一样，后来他实际上是完全瘫痪了。他的肾功能日益衰竭，癌细胞最后侵入了他的肝脏。后来他体内的各种器官都丧失了功能。

父亲在患病期间，多数情况下仍神志清醒，好奇、多问，有时也发脾气。由于没有一个医生能让他了解自己的全部病情，他象巴顿一样变得性情暴躁。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一种感人的超凡魅力和象孩子般的脆弱性格。在他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把医院的医务人员吸引到自己身边。因此，要我校阅本书最后那部分手稿，真是不容易，因为它所写的与我父亲的情况极为相似。

在我父亲身上确实有不少象巴顿将军一样的气质：大吵大嚷，精力旺盛，敢于坚定地走别人不太敢走的、如履薄冰的路。或者就是由于这种极为相似的气质才使得本书中所刻画的巴顿将军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尽管他们两人所从事的工作不尽相同：巴顿主要是在战场上冲锋杀敌，而我父亲干的是侦察敌情和对敌人展开心理战。我父亲之所以被巴顿将军的事业所吸引，肯定也是气质相似的缘故。

我所以要补充这一简短的说明，主要是想对几个人表示谢意。在阅读和校正清样时（这是付印前最后一道工序），我们是在没有父亲那些对各类事件的广博知识和丰富材料作参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期间，我荣幸地得到了厄恩尼·迪

恩少校、保尔·哈金斯将军和弗兰克·麦卡锡将军的诚挚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在百忙中抽空阅读了本书的稿子，并帮忙纠正了稿子中的一些细微疏漏之处。在校正一些人名和日期时，我曾尽量翻阅和利用父亲的研究成果。可是时间有限，父亲卧病在床，我又要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使得本书出版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不可能象有父亲亲自参加时那样做得令人满意和准确无误。不过，五角大楼的第三集团军的历史学家保尔·威尔逊先生在某些细节方面慨然给予的大力帮助。

我还要感谢阿贝·阿贝洛夫医生。他对有关医学的那些章节作了最后的校正。他和我父亲的其他一些内科医生朋友以及我的家人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守护在父亲床前。还有，萨姆·阿特金，卡尔·佩利和莫特·夏皮罗也是如此。在父亲离开人世前几个星期里，他们在我们的一位多年的亲密朋友、医术精湛的内科医生——哈里·法因博士的带领下，给了我父母亲莫大的安慰。

我还必须感谢查理斯·J·鲁滨在校正本书手稿及后勤方面所给予的热情帮助。我也要感谢我多年的同事——伊恩库克里奇。如果瓦尔帕莱索大学法学院院长（我本人是该院的副院长和助理教授）小查理斯·A·埃伦先生不给予一点通融，我也不可能有足够时间来配合有关人员一鼓作气地完成本书手稿的校正工作并最后付印。

当然，我得感谢父亲……感谢他写了这本书，感谢他养育了我，尤其要感谢他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

约翰·M·法拉戈
于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城

译者的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涌现了一批战功显赫的将军。在这批人当中，包括有美国的四星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1945年夏天，即欧洲胜利日后的第一个月左右，巴顿将军回国参观、探亲，所到之处均受到凯旋式的欢迎，成了举国注目的新闻人物。人们把他视为英雄，看作他们的骄傲，并为他举行盛大的庆功会。

尽管巴顿将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无比，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并不憎恨德国法西斯分子，反而对受法西斯分子残酷迫害的犹太人非常反感，尤其对共产主义切齿痛恨。当他在国内出尽风头返回欧洲执行战后任务时，更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共本质。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竭力保存德国法西斯分子的中坚力量——武装党卫军。他认为美国人民的敌人不是德国法西斯，而是当时的盟友——社会主义的苏联。他大肆叫嚣反苏反共，鼓吹要利用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不大的优势；加上德国法西斯余下的军事力量，立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向苏联发起进攻，妄图消灭共产主义。

巴顿将军是一位历史人物。本书能如实地反映这位军人的特质。尽管书中有些是出自巴顿之口的反苏反共言论，我们还是不加删节地翻译出来，主要是为了反映当时的历史事

实，并让读者能对巴顿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了解。

1945年12月，当巴顿准备离开欧洲回国休假的前一天，他因车祸严重受伤，后因抢救无效，不治身亡。巴顿死后，作家们写了不少有关他的书，详细介绍了他的生平，并且将其事迹拍成电影。本书则着重叙述他最后的一段岁月：从1944年巴顿受命统帅美国陆军第三集团军、准备向欧洲大陆发起进攻开始，到战后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当上“太上皇”，以及这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如何陨落告终。

由于巴顿之死是这样的突然，以至谣言四起，议论纷纷。人们在猜测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阴谋？是不是一次暗杀？暗杀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将军们之间的不和……

本书作者带着这些问题在德国和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调查，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还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物，详尽而又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段为人们所关注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给予指正。

目 录

致谢	1
译者的话	1
前言	
豺狼当道的岁月：巴顿将军死之谜	1
第一卷：战争来得太晚，和平来得太快	
序幕	
在海马克特的短暂会晤	20
1. “多么振奋人心的战争！”	27
2. 跃过障碍物	48
3. 绝望的深渊	66
4. 从“霸王”行动到“天蚀”计划	79
5. 基根的英雄们	94
6. 凯旋英雄不慎失言	103
7. 模糊的水晶球面上出现了风暴	123
第二卷：圣奎林村的大老爷	
8. 回西德当总督	134
9. 又发现了一批黄金，还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147
10. 施特赖歇尔的幽灵	163

11. 猎鹿的一个月	175
12. 8号战俘营的危机	188
13. 艾克的阴影	200
14. 圈套与陷阱	216
15. 到达终点	232
16. 教授对将军	255
17. 走出迷雾	265

第三卷：车祸

18. 进入昆虫山谷	284
19. A—I病区，101号病房	296
20. “好样的，斯珀林上校”	306
21. 倒数	316
22. 零时零分	332
23. 他可以安息了	345
尾声：	
小型集会	361

前　　言

豺狼当道的岁月： 巴顿将军死之谜

……这一切，使死亡
成了骇人听闻的一场戏
——马修·安诺德①《愿望》
(1867)

小乔治·史·巴顿将军在1945年圣诞节期间的死已经成为仅次于刺杀约翰·弗·肯尼迪②和小马丁·路德·金③的一桩大事件。它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和令人迷惑不解之谜。

-
- ① 马修·安诺德 (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及批评家。
 - ② 约翰·弗·肯尼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17—1963)：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 (1961—1963)；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5—1947年是美国众议院议员。1953—1960年当参议员。1963年11月22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城遇刺身亡。
 - ③ 小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Jr. King 1929—1968)：美国牧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1964年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城遇刺身亡。

持“刺杀论”的人之所以这样多，其原因之一是官方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工作做得很不得力。例如对珍珠港事件①，虽然已经进行了七次单独的调查，包括在富丽堂皇的参议院秘密会议室里所举行的听证会，然而至今仍留下不少漏洞被修正论者加油添醋，大做文章。对比之下，美国政府对于暗杀肯尼迪一案只进行过两次比较大和比较认真的调查。对暗杀牧师金博士一案只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而这些调查都留下了不少破绽。人们提出的疑问比所解答的问题要多得多。

对巴顿将军莫名其妙之死则从来没有进行过适当的调查。官方在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便草草收场，因而引起了诸多猜测和传说：有人认为巴顿是被人密谋杀害的；有人甚至暗示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②很可能是个同谋。

巴顿是在一个冬天的黄昏去世的。那正是他在曼海姆城③附近的三十八号公路上发生车祸后的第十一天零六小

① 珍珠港事件：珍珠港（Pearl Harbour）是夏威夷奥阿胡岛南部一海湾。1941年12月7日日军飞机偷袭该港的军事设施，使之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②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1942年11月任北非盟军总司令，1943年12月任西欧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1945年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司令。1945—1948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48年起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1952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2年11月以共和党候选人当选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1956年连选连任，至1961年下台。

③ 曼海姆（Mannheim）：是西德东南部法兰克福南面一城市。

时。出事那天是他离德返美前最后一次去打山鸡。他死时俯卧在医院的病床上。——这种死对于一位勇敢善战的美国将军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因为他曾说过，如果造物主要是真正对他好的话，就应该让他被这场战争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所击中倒下。然而，事与愿违，这最后一颗子弹并没有打中他。他活着经历了战时的各种惊险和灾难。这场车祸终于剥夺了他三年半浴血奋战所赢得的光荣和胜利。

在巴顿住院期间，并没有人提出他可能是遭人暗算的问题。可是，在他死去几小时内，在德国便传出了谣言，说巴顿是那些想搞掉他的人经过精心策划，将他谋害的。巴顿成了这些阴谋家的牺牲品。他们说，事情很明显，巴顿的上司们有好几个理由要把他搞掉。其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顿成了亲德派。曾在战俘营工作的纳粹头子卡尔·沃格尔在谈到这位美国将军时曾经这样说：“我们的巴顿，我们的朋友。”其二是：巴顿是死心塌地地要联合希特勒德国几个未受损失的党卫军师，挑起一场可怕的对苏战争。似乎只要巴顿还活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将会飘游世界各地。

这种谣言并非民间传说，也不是一般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事实上，这样的谣言也不是来自糊里糊涂的德国老百姓。因为战败国的人当时几乎不晓得谁是巴顿，也不晓得他做过什么事情。甚至当他在巴伐利亚州任美方驻军长官时，那里的人们也几乎不晓得他做了什么事情，做得对还是不对。

德国人对巴顿的了解，许多年以后还很零星、片面。那时，由乔治·C·斯科特饰演巴顿的著名影片，在别的地方

十分轰动，但在德国却被认为是一部兴味索然而不受欢迎的影片。该片上映时，电影院内空空如也。上映一、两个星期后，不得不停止放映。但是，如果上映关于隆美尔陆军元帅①的影片，倒会不乏观众。如果上映关于朱可夫元帅②的影片，那肯定会大受欢迎。如果上映关于蒙哥马利元帅③的影片，说不定也会受欢迎。绝大多数德国人简直不能理解巴顿将军为什么值得上电影镜头。

在德国人民心目中，巴顿无论作为他们的敌人，还是作为他们的朋友，印象都不深刻。甚至在1978年，当我到了巴特特尔茨（当年巴顿在这里建立了战争结束前的第二个指挥所并在这里蒙受了最大的耻辱），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广告，请求当地居民协助我把巴顿的问题调查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前来接洽，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仍然记得或能回忆得起当年这位美国将军。“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汉斯·韦德尔说。他父亲在纳粹统治时期是该镇的警察局长，后来在美国人管辖的弗林特兵营里当过对外联络员。“关于巴顿将军，我现在记得的是，他从圣奎林别墅驶车前往他

① 隆美尔 (Erwin Rommel, 1891—1944)：德国著名的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北非德军总司令。后因被诬告参与了推翻希特勒的阴谋活动，被迫服毒自杀。

② 朱可夫 (Georgii Konstantinovich Zhukov, 1896—1974)：苏联著名的大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过保卫莫斯科和攻克柏林等重要战役，人们誉他为“常胜将军”。1952年曾任苏联国防部长。

③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Bernard Law Montgomery, 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1942—1945年是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总司令。战后曾任帝国总参谋长。